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五

平學
澤補疏

文公　文世齊不爲伯吳未起時勢則晉楚爲二伯一中國一夷狄經例一如楚攝齊事者然不以夷狄治中國故傳與以伯辭也

元年　疏　魯世家釐公三十三年卒子興立是爲文公年表文公元年周襄王二十六年齊昭公七年晉襄公二年宋成公十一年衛成公九年陳共公六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年燕襄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六年曹共公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　未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

繼正即位正也　疏　經例有正變傳道此者明必先通正例然後知變隱無正以見讓繼正之變莊閔僖

繼弒不卽位爲正桓書卽位變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劉子說先是大夫始執國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弒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魯楚滅江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班氏云諸侯薨世子告喪于天子天子遣其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一【疏】按服者字也叔者長幼偁也一說同公羊以爲王子虎言王子下必繫名君前臣名也天子大夫不名故不言王子因不氏知王子也服實字春秋稱字者但以伯仲見單言實字避名字並見之例也此兼言實字者下言名名字同見故舉實字以起字皆實字儀父名見經故亦實字或說同左傳則此當同爲內史內史舉字天子之大夫也

葬曰會喪曰奔急詞也葬曰會緩詞也其志据禮五月葬同盟至會葬必多此乃初志重天子之禮也因天子賜諡之禮特書以見之王也此王有天以起下之無天列國會葬僅于定哀書小國者常事不書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重其賜諡得書之獨于文書者諡由天子賜故會葬在前

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天子會葬賜謚

乃稱謚

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再發傳者因上會葬之文再明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劉子云人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錫命文上得天子疏魯爲方伯世子襲位皆當如周受命不如皆來錫文于元年書者起世子還主之禮錫不言數者錫方伯命可知也桓命乃加命

禮有受命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劉子云爵人于朝刑人于市古之道義也疏班氏云爵人于朝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之義也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德度皆祖之義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廟君降立于阼階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無來錫命繼立童子乃來錫命公壯不當來錫命疏班氏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而受命爵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

錫命非正也再發傳者與錫死有異郎位受錫正也故傳但譏之疏錫爲九錫命爲九命經傳多合言之今合錫命分訂爲十

八級如今九品之分正從九錫命爲二伯一品七錫爲方伯二品五錫爲卒正三品三錫爲連帥四品一錫爲屬長五品九命爲百里國從五七命七十里國六品五命五十里國七品三命三十里坿庸八品一命方十里坿庸九品自三錫以下通不見于經故大國卿從七錫次國卿從五錫小國卿從三錫天子公九錫卿七錫大夫五錫元士三錫八州之國惟魯錄之詳見連帥三錫之國外州則自三錫以下通不見經先師所謂三命以上乃書于經是也

晉侯伐衛據左傳晉侯朝王此先且居胥臣伐衛也其目晉侯者權在諸侯也此有諸侯不言者略之有取有獲不言者亦略之也疏討其不朝定以後唯此一伐衛與衛伐相起

叔孫得臣如京師世子繼世當自朝于天子受爵命來錫乃使大夫如譏失臣禮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疏此內臣如京師之始公通不朝天子言大夫以譏公也

衛人伐晉內方伯不言伐晉衛何以言伐其篤從中國可以言內衛也唯齊秦與狄言伐晉疏狄圍衛晉不能救及與狄盟又不朝因討之孔達用陳謀故報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也晉侯在戚伐衛也伐衛不言伐衛服而會也晉侯在戚則諸侯莫不在戚不言者略之也疏左傳以爲疆戚田蓋伐衛所取戚邑之田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劉子云商臣貪忍楚子欲廢之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疏年表成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爲王世子于君有君父之義言其君者春秋朝廷之治故以君爲重舉重也

日髡之卒楚卒皆日傳據以爲說者謂初卒當由漸進也疏此日以謹弒下日以明進皆不正所以

謹商臣之弒也般弒不日此以子弒父天倫大變較以臣弒君尤重雖在夷狄君子謹之蔡不日此日者中國與夷狄異辭以相起也

夷狄不言正不正據楚卒皆日吳卒皆月爲二等明有所區別不如中國以日別正不正正或日或不日疏中國大國次國君以日明正不正劉子云有正君者無亂國春秋絕亂屬惡不正又雖不正已受命而立春秋君之特于卒則不正以正之小國唯曹言正不正夷狄與小國同不以日見正不正楚以下日

者少進也

公孫敖如齊晉已伯則齊不主會盟經言齊何也以齊晉爲二伯之正楚夷不過攝之而已貴者不後待之以初所以春秋禮待皆得也疏左傳以爲卽位歷聘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秦伐晉也不言伐者由地知此一詳言以下皆略以其亟也疏秦晉自殽之後凡十二交兵秦不記事惟一言入鄀一言來聘一言滅庸一言會蜀一弟出奔而已晉伯皆及秦不以主客書晉世家秦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丁丑作僖公主班氏說祭所以有主何言神無所依据孝子以主係心焉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夏后氏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追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後世可知也方尺長一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見木主亦當盡敬也疏作主功程淺日者重之也先君之主

臣壓如先君也

作据作門觀言新作作上甲作三軍言作與此作主與爲也與作上甲作三軍同爲造作爲僖公主也爲僖公立主立主明作主時喪主于虞据當在前年四月班氏云孝子既葬日中反而祭謂之虞其主用桑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彿哀痛故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以安神也所不用祭者方與神接三代俱用桑疏虞安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三檀弓日虞而立尸有几筵拔桑木猶哀也喪主取之吉

主于練當在前年十一月班氏云士虞禮記日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禘祫時別昭穆也作僖公主据恆事不書此當爲吉主譏其後也班氏說僖公薨十六月乃作主疏按後三月乃作作主壞

廟有時日禮則有一定期限於練焉壞廟鄭君說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按壞廟遷新主壞廟之道易檐于廟練祭後主仍反于寢必三年喪畢歸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可也改塗可也易檐改塗小加修飾新主入廟有從新改舊之意諸侯五廟然則壞唯同昭穆二廟一祖

廟一新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如晉之始爲記晉大夫主盟會之始起下六年殺不氏使若內外皆微者也

不言公據日知公處父伉也伉者以臣伉君禮君在而臣代君大國大夫尊與大國君相嫌相嫌則辟故君會大國大夫乃去氏次國不以伉爲嫌爲公諱也如晉不見晉侯恥辱深故諱之疏左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何以知其與公盟據及宋人盟于宿內卑也以其日也據公及晉侯盟日疏左傳公如晉不地者盟在晉地則公如見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據不言處父來知在晉下盟晉侯言如晉也所恥也左傳適晉不書諱也盟于晉都晉君不出卑公已甚出不書反不致也據三年書如又致使若公不適晉內微者與處父盟然疏公如有盟會無所起書如言致而已不言會盟又詳則書事不言如略乃言如言未必至晉不如如不至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討衛也齊不與會者

惰也討衛衛服故下會有衛此中國之諸侯也疏士穀九年見殺伯者大夫始專會盟至襄三年而諸侯失政不日者以臣會君不以信許之疾始之義也月者不以信許之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据公盟處父不出公知內臣亦不可會諸侯春秋內錄外諸侯故內外異事諸侯謂大國宋疏按言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見外大夫不可以主外諸侯也譏士穀主盟也盟例日不日者大夫始主盟惡之不日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子說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錫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遺禍此其效也沛然自大躋僖公主大夫始專事疏夏侯勝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末不雨者三

歷時而言不雨据僖一時過書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則若忘其事故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以文與僖比僖善而文不善故其辭如此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者祫祭也班氏說作主後六月又吉禘于大廟而致僖公春秋譏之日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周公稱太廟

大事者何据言有事大是事也据有大蒐大饑著祫嘗著謂言大以顯著之非禘嘗秋曰嘗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烝皆祫經烝嘗獨言者祫可知也此不言嘗言大事于大廟者所謂以周公臨之爲不可故著祫嘗不以周公臨之不言大事言嘗而已

祫祭者祫謂合祭與犆祭對文言祭者指四時祭有祫有犆毀廟之主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廟爲五按禮親盡則毀除二昭二穆則隱以上爲毀廟陳于大廟周公爲大祖大祖稱大廟言大廟者以周公臨之也未毀廟之主四親桓莊閔僖皆升合祭于大祖大祖以下之主各依昭穆爲次同合食于大廟犆祭則但未毀之主來已毀之主不來凡經言大廟者皆以周公臨之疏按禮說言已毀未毀皆合食爲祫爲大事而無已毀不至公但祭未毀之說今以已毀不至者爲犆祭經所書有事是也又禮有日祀月享三年世

祭之文各有等夾請書各言一端非全文躋升也僖爲禰廟言躋之爲升也先親而後祖也以僖禰閔文受國于僖僖受國于閔君以受國爲重僖于閔有臣子之義今升僖公是以禰爲祖以祖爲禰也逆祀也先禰後祖故曰逆祀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于閔公之上然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少已爲君矣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祖父爲喻

疏集解引舊說逆祀則是無昭穆也國君以傳國爲昭穆不拘世次閔公在西則僖在東各爲昭穆今逆祀則改閔于東移僖于西昭穆淆亂失其舊次故曰無昭穆也無昭穆是無祖也先親而後祖是躋禰忘祖也班氏云大事者祫祭也僖先禰後祖也無祖則無天也祖父之天也無祖近禰是無天也故曰文無天此舊傳文也無天者後二王去天明文無天前二王不去天明因逆祀乃貶是無天而行也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春秋以天統天王天子以王統二伯以二伯統八方伯以八方伯統六卒正又曰人之于天以道受命不若于天者天絶之逆祀失乎天倫故于文去天以絶之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親親者閨門之事也尊尊者朝廷之治也閨門

恩掩義故尊不奪親朝廷義掩恩故親不敵尊春秋明王道乃朝廷之治故不以親奪尊母親而父尊父親而祖尊魯親而周尊譏躋僖公許莊絕母許衛輒拒父不以魯敵周皆不以親害尊之義也此春秋之義也親親者信為文父尊尊者閔為僖君臣子一例文于僖有祖道尊尊親親人道之大二者不廢不以親親而害尊尊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報彭衙之役【疏】此皆大夫不氏稱人者至此猶不以大夫專征伐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直書其事而惡見不待貶絕者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此晉與楚爭伯也沈近楚之中國也後滅于蔡與胡頓同見沈中國也潰不日者未同會盟也滅日者以同盟會也【疏】中國諸侯皆在唯齊不至小國略而不書

夏五月王子虎卒天子之子爲王子與諸侯之子稱公子同公子視大夫則王子亦同公卿士書者起王子尊也此王子正卒也不日者明非列土諸侯不卒者此因事乃卒並以起尊猛也

叔服也據舉實字知下有卒名【疏】儀父舉實字下名卒克此上舉叔服實字知卒者即叔服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據王臣不外交不卒以其來會葬事在元年我卒之也此說同公羊因其新來會葬乃得卒之尹更始說王子虎爲魯主此爲會葬事異故重引之或曰此說同左氏【疏】古今人表內史叔服史記周命王子虎策命晉人爲伯若內史則不能執重以守矣以其嘗執重以守也與冢宰執政同襄王出奔于鄭虎以王子居內以守重謂天子位也【疏】路史云襄王未復國王子虎嘗爲之居守蓋主此義

秦人伐晉但言伐而不言取略之也【疏】晉世家秦穆公大興師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守城

秋楚人圍江遠國不書因下救乃書之疏晉與楚爭伯晉擾于秦不能救江之亡以此相起以見穀之誤所以不能勝楚也

雨螽於宋劉子說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疏洪範招災本不以事爲據春秋所以書者既已成災天心較著因而自省愈不可緩也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據王後故宋義已見曰災甚也據言雨也內災言螽外螽不志外因甚乃志螽以雨見異也甚災故志之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班氏曰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案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螽多上下皆見爲雨而所食則不惟禾稼雖茅茨亦盡故從大災書之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此謂上下皆合也其例與雩雹同故言雨也疏公羊以爲異雨爲死螽說詳起起廢疾及陳壽祺五經異義疏

冬公如晉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去年朝今又朝晉召之也疏此記如晉之始晉爲伯公始朝

晉也去年如晉未書今乃書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如晉言盟起處父之盟伉也【疏】春秋異同之端多在一簡因其相近足以相起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氏處父于盟後起前因公去氏外大夫帥師書名自此始大夫始專征伐也不言使不與使也使如私行以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以下將稱人凡稱人爲貶凡言人皆將【疏】左傳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救江江遠楚近楚大江小故邊竟伐楚所以救江也言此明不能救江之故所以釋近中國貫管仲不受江黃以救之難

四年

春公至自晉正月不存公傳曰【疏】公初如晉言如又致備其文中國不存公也以起處父盟出入不書也

夏逆婦姜于齊【疏】齊不專記事因內及之

其曰婦姜据宣致乃言婦莊姜逆言女為其禮成乎齊也劉子說禮大夫以下不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按婦者成婦之稱公成昏于齊故在齊便稱婦其逆者誰也据不言其人親逆而稱婦据禮家親迎言婦也叔姬不與夫婦辭或者公與疑言婦則為公自逆詞

何其速婦之也据莊自逆不言婦曰公也公親逆已成昏于齊故不曰女【疏】据不目其人知為公大夫逆必目人親逆乃不目也其不言公何也据莊如齊逆女言公不言婦非成禮于齊也為公諱不言公逆莊書公者不取仇女不譏先通曰此又一說上以稱婦為成昏于齊故在齊稱婦此以稱婦為譏娶母黨婦据文宣成三公夫人皆稱婦有姑之辭也据內女來求婦逆婦婦皆對姑而言謂姑與婦皆同姓也稱婦以起取母黨不以為親逆之稱其不言氏何也婦姑皆氏姜故不言氏以起其同姓貶之也文姜不言姜氏哀姜不言姜去姓如大夫不氏貶也何為貶之也据女子在家制于父

無貶夫人之道夫人與有貶也所以譏之者卽在母黨其事由姓氏而起去氏卽知譏在同姓姓在夫人欲貶同姓不得不去氏以貶夫人也**疏**按夫婦一體榮辱共之共伯姬賢不肯辟火至于葬則崇婦以及夫明同榮也此則同貶明同辱也

狄侵齊狄何以侵齊晉使之也何以不言晉諱之也諱之則何以言狄狄侵齊齊大國不使狄深入故言侵不言晉爲二伯諱也**疏**齊自僖二十九年後至成五年方與諸侯會盟共四十五年後晉齊乃同見盟會中言狄侵者五言赤狄侵者二皆晉主之也至于鞌之戰乃實見晉伐齊

秋楚人滅江不日微國時者遠也主書者閔之也救而不能存譏晉也江人會桓書從晉不書者爲晉諱也因諱乃救**疏**楚世家穆王三年滅江

晉侯伐秦**疏**晉世家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晉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

衛侯使甯俞來聘嘉能用甯俞免晉患也言聘以起蔡不聘言甯俞以起世卿世卿則有喜弒譏世卿也

疏 方伯于方伯遣大夫聘而已相會于其竟曰會所以次尊卑不使與二伯同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疏 妾母在孫世氏不見如見當從母以子氏之例言僖公風氏卒以僖用致夫人故經書如夫人之例而特于外之弗夫人見其義秦人歸僖成風之謚是也春秋不能改實而于別條起例有如此者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言王如舉國辭 疏 去天者文無天且譏兼使也王襄王也月者譏兼事且起早晚也

含一事也 含以送死在始死 賵一事也 賵以佐生在將葬 兼歸之 二事遲早不同以一人使二事 非正也 兼使之事如卿出列聘未嘗不可若一人同使一國兼二事則不可 其曰且 據歸數邑不言且 志兼也 言且以起兼之非也 其不言來 據歸賵言來 不周事之用也 以一

人兼二使其來意不誠故不言使宰咺言來者過在臣不及事不言來此過在君奪其使不言來也**賵以早而含已晚**不周與不及不同不周事不言來如未嘗來也故不言使但不及事者言使**疏**國有遠近不責早晚諸侯五日而殯斂在殯前嗣子以含斂之外聞喪歸含受之以葬以備乘車之實含雖不責及事而含與賵時去五月禮當二使今兼之失禮故以早晚不中譏之所謂不周事之用也不責其不及事責其不周事說詳釋范起廢疾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夫人卒葬之乎**疏**成者字也風氏也以字配氏不以夫人許之也會葬乃賜謚先葬而後會葬者奪其謚不與之詞也

王使毛伯來會葬來言會葬以起逆祀去天也文無天

會葬之禮于鄙上班氏云葬于城郭外何生死別處終始易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也傳曰作樂于廟不聞于墓哭泣于墓不聞于廟所以于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曰冢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羣臣公葬以貴賤序會葬在葬後者奪成之謚也禮會葬以賜謚已葬乃以

渭南嚴氏孝

會葬起成風非諡也會葬于鄙上言會葬當至鄙會在葬前起賜諡之禮會在葬後起會葬必如鄙上【疏】一說成諡也因其來會遲柩已至鄙乃至譏晚也因其會葬在葬後乃于葬稱諡也

夏公孫敖如晉如有所事恆事書如而已不出外【疏】此大夫如晉之始文世四記大夫如齊五記大夫如晉朋兼事二伯以起宣之如齊不如晉爲齊所立也

秦人入鄀鄀梁州國也世本以爲地在若水昌意降居若水此爲其後言秦入鄀明秦爲梁州伯也不言滅庸與盟蜀皆秦有以鄀梁巴庸蜀夔麋皆在梁州秦統之【疏】楚有鄀邑楚常遷鄀見于左傳與此不同

秋楚人滅六記世家皋陶之後世譜不言故不能詳其世【疏】楚世家穆王四年滅六蓼皋陶之後地理志六安國六下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城濮以後楚滅江六猶外州國也至于九年則伐鄭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許初爲鄭卒正在王畿內記卒葬異于魯屬內外之別也【疏】許六記卒皆葬與內屬國異也自僖以後皆月卒時葬僖以上不卒有滅文也

六年 年表秦穆公薨殉葬以人從者百一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疏 秦穆賢君不書卒王傳無譏史記此文足以補之緣康公以下書卒當自穆公始因其殉葬用人故不卒之所以謹殉葬之事也

春葬許僖公 許葬皆時以明小國例時以有定起無定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二伯方伯國多三年一聘若專使則事不給故可以兼使又禮有列聘如季聘故事譏不兼者謂在一國遲早不同不以一人兼二事至于常聘則不拘也上方譏兼事此卽明兼事辨同異明是非也 疏 錄季孫行父起三家之本書聘以明列聘之禮

秋季孫行父如晉 此兼使也再出大夫明兼使也兼使不言遂言遂者非君命其人自生事故曰大夫不遂

疏 去年大聘今又大聘譏亟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疏 晉世家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于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劉子說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葬大國親者也使人非正卿來會葬疏如晉會葬事二伯之禮事二伯以會葬大夫如例時非禮以葬之月加于如上者見以葬如也不日者危靈公立有秦師送雍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據世家殺在葬前左氏以爲九月殺是也何以敘在葬後使與狐射姑出奔連文起非晉殺也

稱國以殺殺大夫不稱人罪累上也晉狄之累在君襄公已葬據子在喪中不命其以累上之辭言之據事乃賈季使人殺之何也不以新君爲嫌者一年不二君也知累在襄公君漏言也據狐夜姑殺之漏言此狐夜姑所殺本兩下相殺也歸殺于君若君使殺之詞上泄則下

闇闇闇暗上不審下恐得禍故不敢盡言下闇則上聾下不陳廉則孤立于上不知善惡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劉子云公叔子曰上嚴則下闇下闇則上聾聾闇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夜姑殺者也据下夜姑出奔夜姑之殺奈何問其實事曰晉將與狄戰据左氏為蒐于夷舍二軍事在六年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日季皆卒也使狐夜姑為將軍左傳作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法古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仁讀為仁而不佞之佞謂才技也夜姑才技過人乃偏裨之器非大將才今趙盾賢左傳作趙盾能夜姑仁其不可乎公羊作夜姑民眾不悅不可使將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明謂為處父之意傳不言者從可知公羊處父出夜姑入君謂夜姑日陽處父言曰夜姑民眾不悅不可使將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主竟

上逆逆事夜姑使人殺之兩下相殺不志志者此兩下相殺春秋歸獄于上乃書疏左氏賈氏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君漏言也故以累上言之故士造辟而言辟當爲膝密謀不可使聞疏辟當爲膝王引之說据詭辭而出出不語人以所言曰用我則可用之則曰斯謀斯猷爲我后之德歸美于君不用我則無亂其德不聽則不致取禍殺身諫其君以殺其身知者不爲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夜姑曷爲出奔夜姑殺也疏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狄殺陽處父役出奔起殺處父狐偃之子狐氏止于此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班氏云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通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陽不足陰有餘也故議曰閏者陽之餘

不告月者何也据禮有告朔無告月不告朔也据言閏月知告月卽告朔班諸侯以月吉告朔

于廟特牲以事死故國君朔朝宗廟存神受正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據閏月亦有朔日可日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餘分以成閏十九年七閏以為一率積分而成于月者也以奇零之數積餘成月故歸于有閏之終天子不以告朔謂王立門中不出南門外與常月不同【疏】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于諸侯戴德云天子告朔于諸侯幸天道而放行之以示成也禮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立門中聽目不出門春秋云閏皆在十二月之後左氏云歸餘于終周禮云終月是蓋十二月告朔常禮也閏月則多此一月其年已告十二朔正朔只十二故云告月而不出南門之外但立于其中耳而喪事不數也喪事不數謂以年計者閏為餘喪以期計者必在期時公羊以為喪數閏者謂以月計者如葬與大功小功以月為計則不能不數月二傳各言一端相合乃成全義非有異同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為告月乃朝廟即不告朔則朝廟可已舍大存細故譏猶也與不郊而望同【疏】異義以喪數閏鄭駁以為不數閏二說皆異非也按經義以閏歸年終不据中氣漢以下据中氣閏月與各月

相參見西漢時偶用此法後不通行百世以後當有改用此法者以閏月在終乃為餘閏不與正月相雜也

七年

春公伐邾不于此月者不同月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羊以為使若他人然為內諱再取也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公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不日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于此故錄日以志之前取而失不書者外取內邑不書

遂城部疏齊邑遷紀者也因取邾邑並取部

遂繼事也疏言遂判前後為二事部齊邑而我取而城之也言遂起非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不日者既之如小國不能報父仇也不葬者太子為禦所殺也疏宋世家十七年

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立爲君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大夫者何公子禦也言大夫而不氏名大夫尊也不言名氏無以知殺者爲誰下會晉大夫不名不嫌不爲趙盾也 **疏** 以傳曹殺大夫不名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大夫也以此推之宋有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氏非大夫也傳又以齊大夫爲貴葢宋齊晉如公其卿即比天子之卿例不當名以其貴不名之小國大夫卑例稱人不名不名以卑之春秋殺大夫不名者大國見宋小國見曹其閒方伯大夫無不名此定例也經大夫不言名氏大夫即無名氏其名氏可攷譜軼記載而知之

稱人以殺 殺大夫不名不知指固指禦 **誅有罪也** 言誅討罪之辭此指公子禦而言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大夫名以視公子言大夫即氏公子之辭也殺大夫不名此爲正說或以爲衆爲祖諱爲非其罪皆後師推衍之說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以此事言之隙由晉起秦實爲主晉實爲客以晉先秦者大小不同

疏晉世家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才吾受其賜不才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拒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秦敗之令狐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者時逆公子雍本在秦也有軍位乃在秦軍不反故以奔言之蔑雖爲盾所誤不可輕去國也疏晉世家先蔑士會出奔秦本在秦也無所謂奔已戰而晉勝國已有君當反國今怨趙盾不入使如在軍中而逃

不言出據奔言出則在外也先蔑受命使秦也輟戰而奔秦左傳敘晉三軍先蔑乃將下軍是有軍位奔在戰後不歸乃奔敵國以是爲逃軍也傳逃義曰逃責蔑奔秦也疏此春秋變實加損之例也本不在軍亦無所謂逃因不歸國以逃軍待之所謂春秋以輕爲重也

狄侵我西鄙狄何以侵我西鄙爲齊所使也何以知爲齊使以伐我西鄙者皆齊也齊自城濮後不與諸侯盟會

晉數侵伐之不思自修和諸侯又于此使狄侵我故狄之謹始也 疏 晉伯以後齊侵我西鄙自此始單出狄侵我西鄙自此始故譏之也左傳晉以事讓酆舒蓋齊侯之伐我經特目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亦新城以趙盾主諸侯同盟也言大夫而不名氏大夫尊也不名者公不會大夫也據左傳盟者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疏 扈晉地晉大夫再專會盟諸侯矣故略諸侯不敘也晉大夫盾也不名亦略之月者亦略之

其曰諸侯 据新城列數諸侯 疏 大國稱公小國稱伯子男以其諸侯目之何我為侯故以侯目之或曰舉中也略之也 按棐林大之故數此略之故不數以大夫主諸侯抑之故不列數也 疏 晉世家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靈公初立故也

冬徐伐莒 徐不稱人反其狄道也 疏 徐自此至昭四年乃見

公孫敖如莒蒞盟 劉子說公孫敖專會盟 疏 此言如莒以起下之奔莒

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疏再發傳者小國同也二伯方伯屬國莅盟同例公子反叔孫婼如齊叔還如鄭敖如莒是也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周本紀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扈之大夫何以扈不名而此名以爲遂可以會之也不以大夫主諸侯之辭疏以遂會盾列國不數也衡雍晉地趙盾衰之子專政起弒後分晉國以大夫主大夫故日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不能再出不言遂者兼使命也二事兼使再出大夫季孫行父

如陳如晉是也疏季孫行父明兼聘之自生事乃言遂疏禮此明兼盟之禮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大夫奔例日此奔上繫事有罪則不日有罪而日則謹之也疏左傳穆伯如周弔葬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不言所至據公子遂至黃乃復言未如也未如乃不言所至未如則未復也據由如先既未如則復無屬復未如而曰如實未如春秋託言其如不廢君命也春秋貴命臣棄君命大惡也內臣廢命爲親者諱使若以奉命如京師不使臣得廢命未復而曰復實未復春秋託言其復不專君命也受命如京師未復命而奔是專君命也未復言復是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如復皆虛唯奔莒乃爲事實以奔爲信如復則加損之辭故謹而日之也不言出如在外也如京師爲葬襄王故再使叔孫得臣疏謹爲惡之無罪日有罪而日特著其惡事也

鑫劉子說時公伐邾取須句城郜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徒司馬司空大國三卿也不言司徒司徒攝冢宰周天子言宰宋王後言司馬司空互文見義也大國三卿故司馬司空並見文國二卿命于天子當是司空命于其君司馬公子卯也昭公之黨鮑殺卯而以華孫代之司馬主兵常專兵權也【疏】左傳大司馬公子卯也襄夫人所殺卯昭公之黨也

司馬王制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疏】王制司馬之職雜見于司徒司寇條下官也据天子乃稱官宋王者後故亦稱官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天子三卿【疏】班氏說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執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衞其死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主也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地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其以官稱不言公子卯而氏司馬

無君之辭也君前臣名君有若亡故曰無君之辭襄夫人以戴氏之族殺卬宋君不能救之經故以無君待之也下同疏左傳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以事實記傳以爲無君者由經意說之也

宋司城來奔司城司空也左氏宋以武公廢司空既殺司馬又逐司城則六卿皆鮑黨矣疏左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亦就事實說之

司城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疏按王制說詳王制釋義司城卽司空稱司城者宋因諱諱改名從主人也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據外奔言出舉其接我也言來則出已明諸侯有分土無分民今自其國至魯但之魯而出可知宋之大夫殺不名者以尊也司馬司城者大夫之別名亦以尊可不明言名氏也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公亦司徒司馬司空經于宋見二官所以三卿與三公同職爵有尊卑職則同也獨司馬司空不見司徒者以司徒爲仁者守司馬司空爲二伯故獨見二官也經以無君目官因此可以見三公二伯之職也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不稱使者天子當喪不稱使禮天子居喪諒陰三年使冢宰攝政故三年中不言使則不稱天王論語曰子張問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疏劉子說見求車頃王事

夫人姜氏如齊公同如齊也不奔天王喪而同婦人如齊譏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大夫如時月者以葬之月加于如見以葬如也公不自行乃使大夫在公行後者如叔孫私行劉子云山川汙澤陵陸邱阜五土之宜聖人執其實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稅蒲葦菅蒯之用不乏之麻麥黍稷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茲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如京師會葬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疏按京師如大上至尊言京師起西周

京大也師眾也据夫人如師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据河陽稱京師京師非城名天子六師又統天下故言京師不地者王者無外無定居天子所在六師從之故言六師而已

辛丑葬襄王劉子說周襄王失道辛丑二月之日七月而葬言月以明葬時

天子志崩不志葬据惠王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天下諸侯當親往會葬舉天下葬一人無可疑則不以葬見也諸侯畢至有王事有禮不備天子崩諸侯殯從當往會葬或不如時故以葬見志葬据景王志葬危不得葬也据有王子朝之亂

日之不日据匡王不日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据襄王出奔失天下滅國不葬故日以危之並起狩

河陽以南陽之地賜晉周愈弱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殺有罪則何以書譏專殺也葵邱之盟曰無專殺大夫

疏討其殺先克也事詳左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月者謹之也不可致公故致夫人也

卑以尊致致爲告廟唯君行之夫人出不辭反不告卑于君也今夫人與君同出禮當致公今乃以卑者致

病文公也公不奔喪而自至齊不可以公致故致夫人致夫人亦所以病公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班氏說王者將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辭禰之禮尊親之義也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尙書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專也非出辭反面之禮也與告廟異異義還不告天者天道無內外故不告也尙書歸于藝祖不言天天不告也【疏】婦人既嫁不踰竟卑以尊致失禮之尤故更譏也何休以爲得禮失之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此與弑及同爲累辭【疏】與先都之殺一也別書者譏之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疏】事詳左傳鄭父据三郤不言及累也鄭父大夫也不去氏者大國大夫尊于次國卿同得以氏見者釋所以言及之意與弑及同

楚人伐鄭 僖公三年以後至此專言伐鄭鄭初從楚城濮以後從晉楚不敢爭晉君少而楚爭鄭自此多事矣 疏 年表楚伐鄭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晉率諸侯救鄭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稱人者至此會伐猶不列也傳不言善救者楚稱人已明

夏狄侵齊 狄者何晉也避二伯相伐故以狄言之以狄近于晉晉師多有狄在也 疏 春秋託戎狄之禍多在于內州大國小國不言之外州國無之凡稱子之國無有夷狄之名不以夷狄相託也莊以上託之戎僖以下託之狄王者之化自西而北也陳蔡吳楚秦莒邾滕薛杞皆不言戎狄侵伐

秋八月曹伯襄卒 不日者小國不言正不正略之也 疏 曹世家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 劉子說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盛也又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弒父諸侯皆不肖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強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鄭莒齊陳皆弒君 疏 又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臣

下大貴也穀梁說大臣盛將動有所變集解引

震據震電雷也動也據震在地下知地動地不震者也雷能震動地無地取動也震攷靈曜說地恆動不止而人不覺故曰不動管子天道虛地道靜故謹而日之也地震大異故日春秋大異日地震日食災雷震隕星是也小異月

冬楚子使萩來聘萩專政也春秋本不狄楚因僭王狄之書萩與秦遂吳札相起

楚無大夫據夷狄無大夫凡子國無大夫其曰萩何也無大夫而見大夫皆不氏吳札秦遂是也以其來我褒之也不氏者漸進也前稱人此進稱名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前歸含賵獨成風知此非兼疏成風之喪五年矣五年而來禭明非禭也秦自殺後不同盟會言禭明不禭者禭不稱人稱人非禭也不禭而言禭託之秦以正非夫人也若曰雖秦猶知非夫人則中國可知也

秦人弗夫人也傳襄已十年歸成風穀傳公母以子氏知秦不以爲夫人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內以夫人卒葬之而無貶道諸侯皆用夫人禮惟託之秦以妾母錄之以外之不以爲夫人而見正

疏聘禭一也楚已稱荻秦狄稱人此小大之分也述聘乃與荻比

葬曹共公曹卒皆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也卒子紇武仲立日卒正也非卿日卒者賢者特著之疏臧氏爲魯賢大夫與叔氏同故書之

夏秦伐晉秦者狄之也疏晉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楚殺大夫無稱人之例略之也夷狄大夫有罪無罪不足道也疏宜申二見此闕宜申也不氏者楚無大夫之辭也不氏而言大夫者號從中國也宜申謀弒穆王有罪而殺不言者楚殺通不言人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子說先是公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炕陽之應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無志于民失所

以爲君故春秋惡文公

及蘇子盟于女栗蘇子天子之卿也劉子尹子單子皆大會此何以不言其人爲天王諱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新王立又不朝天子弱求諸侯乃使卿于外故略之使如微者盟然【疏】不言其人爲內諱也內諱盟王臣也頃王新立而求盟于諸侯失天下也不日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不日惡盟不敢以日謹不信故不日也

冬狄侵宋宋睦于晉狄何爲來侵之卽下楚蔡也宋中國大國蔡從夷狄而伐之惡之故言狄伐也【疏】春秋見戎狄侵伐之國略與記災同凡記災之國志夷狄侵伐宋一見示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有畏也楚强何以言次以上已言侵也蔡本在中國篤從楚入于夷狄狄之不可見則先言狄侵而後以次見以侵宋爲卽楚蔡之師次以待之也【疏】蔡從楚翟泉以後十四年始見于此自城濮後十四

年楚子乃特見于是以楚子先蔡侯夷狄主會之辭也諸侯從者多矣獨見蔡者決蔡于外以示例不會者以夷狄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公羊作圈荆州國楚伐春秋不志志者起滅麇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劉子說叔彭生專盟會此亦略言之會者不獨二大夫 疏 春秋凡內不言如皆以私待之故會盟帥師皆不言如劉子以專盟會明盟會帥師非大夫所得專

秋曹伯來朝 疏 來朝常事不志志者曹伯未畢喪而行嘉禮衰麻不可以接冠冕故譏之且不合五年之期

公子遂如宋 此聘王者後之例雖稱公不統方伯故公不言如唯其禮秩在方伯上而已

狄侵齊 齊伯者之後也桓以弱齊用管仲一匡天下尊周室昭承餘業不自修業自踐土以後不與諸侯通而怠于政事遂使晉以狄人四侵之而不能振春秋言其事深痛之故于其卒也不葬 疏 齊伯國也狄四侵齊起狄強所謂南北狄交侵中國直書其事而意見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劉子說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逆上伐下之痾也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据季友敗莒言帥師直敗一人之辭也据獨出得臣知敗者一人亦一人而曰敗何也据敗必稱師以眾焉言之也据晉人敗狄狄眾辭

傳曰公羊引此文不言傳曰長狄也此長狄也不言敗長狄者夷狄接內舉大名劉子說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男之山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周爲長狄氏今爲大人弟兄三人佚宕中國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中國爲禹州海外爲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不受金刃惟七竅可殺故射必于目身橫九畝山經海外之說儒者動以爲疑長狄既見于經三傳同有是說禹書所傳不虛開闢日久異族非化則絕又如斷髮文身之俗久而禁絕故今中外人民形體惟一雖有五種之分惟是性情形色略有不同以此種族得中和之氣如五帝五方小有不同無大異也斷

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班氏云轂梁傳曰長狄弟兄三人之一者奔齊一者奔魯一者奔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何以書記異也

疏山海經所言海外異族長短大小形狀與中國詭異今地球盡通昔日異形皆無所見此有數說一由于自變洪荒初氣不免詭怪開闢日久形體亦革一也一由于絕如長狄三人人中國行者皆死居者亦久而見滅詩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惟存中和之類二也一由緣飾如彫題鑿齒穿胸之類非實生形乃由俗設可以禁絕之也一由異狀如伏羲神農古帝之牛首蛇身皆謂其形體偶爾相似今相人書中常有之非果牛首蛇身也後人誤解四也

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据言獲莒拏曰古者不重創重傷二傷也譏其已射目又斷首不禽二毛頭有頒白爲二毛

疏三傳皆有此說而所釋不同葢古師說也

故不言獲爲內諱也敗乃獲言敗不言獲爲內諱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成父齊大夫

疏魯世家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棼如埋其首于北門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以非經事師說偶遺魯世家晉之滅潞獲喬如弟棼如

疏晉齊魯三國劉子之所謂三

國也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齊已滅郕猶有郕伯者食采也來奔爲齊所逐不得食采也月者謹滅郕也郕不同會盟之國故月之

杞伯來朝卒正來朝常事不書書者不合五年之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疏 按禮待母女弟與女子子有差等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左氏云凡嫁女于大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禮制一也

其曰子叔姬据叔姬歸紀不言子貴也据季子言子公之母姊妹也叔者兄弟辭子貴稱知同母姊妹因同母姊妹故未嫁而書親親之義也後說因許嫁諸侯而書尊尊之義也其一傳喪服有大傳間傳服問小記三年問喪服四制共六篇魯學此說同春秋當與之同卽以舊傳言亦惟一家一本而已曰公羊

許嫁以卒之也據未嫁不卒此不繫國未嫁嬦在室如男兄弟叔姬因許嫁于諸侯尊同乃卒之

男子二十而冠禮經文冠而列丈夫冠後乃爲丈夫三十而娶易坎爲中男以三十計長男則四十少男則十六班氏曰春秋穀梁傳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疏陳壽祺云今穀梁傳無此文蓋穀梁說也按傳文今本所無者多不必皆師說傳有五家今存一家故有佚傳也說詳大義佚傳條下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易離爲中女以二十爲定長女則三十少女則十四尹更始說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劉子說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臏合而後能行三年顱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從欲故反施亂也疏按此今文說也左氏不同又按易有長男長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之說男四

十女三十爲長男長女男三十女二十爲中男中女男十六
女十四爲少男少女先師經說從中立制故曰三十而娶二
十而嫁長者過此少者不及非執一拘定如此左氏與今公
羊穀梁說各明一義實則相同舊解强爲分別各欲自成一
家此說萬不
能通者也

夏楚人圍巢巢徐州國也圍之而服楚故下爲楚射吳子也疏文世楚伐滅國五江六巢庸蓼皆在外州中州小國楚不見滅文中國兵事惟一見伐鄭一見次厥貉而已

秋滕子來朝卒正朝常事不志志者不合五年之期

秦伯使術來聘秦何以稱伯字也外諸侯何稱字曰寰內諸侯稱伯以天子卿士待之與鄭相起也何爲以寰
內伯之存西周也平王東遷棄成周之地于秦春秋存西周不
忍文武舊都棄于秦也周初都西周又建中土以朝諸侯天子
所至言京師春秋稱東周爲京師者以爲天子駐蹕之所其所
都仍在西周也鄭在東都畿內稱伯以鄭爲冀州方伯入爲天
子卿士從天子大夫例不名稱字使秦亦如鄭入爲天子卿士
稱字以東周例西周是宗廟宮闕猶存秦特西周一卿士不敢

據王舊都而君之也此鄭異秦以方伯不稱侯而稱伯之義秦爲方伯乃記卒葬雍州既爲王畿何以又立方伯曰秦爲梁伯入爲留守與鄭爲畿伯入爲卿士同鄭以秦同爲伯同爲王臣一守一從字稱仲叔鄭秦以伯見者立子以長故皆以伯言之也

疏 劉子云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以西京兆扶風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屬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河千里一曲河九曲爲九州詩彼汾一曲河圖括地象詳九曲所至之文郎禹貢導水之說 疏 秦本紀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秦師遁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佯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

不言及 據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言及 秦晉之戰已亟 據令狐猶言及知以亟故 疏 文世記秦事詳凡九見而晉秦交兵者六焉外來殽入鄀來聘三事而已 故略之也 晉不言及狄吾也自殽後狄秦晉秦不言及與白狄不言及同因其亟戰故略之同夷狄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取之莒也不言取邊鄙之邑二彼一此諱言失故略之大夫專兵

稱帥師據內城何必帥師言帥師則非城矣非城而託之于城此莒伐我圍諸帥師救諸因遂取諸取鄆言

有難也設爲有難之辭實則非城乃取邑

十有三年疏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是爲莊王不卒之者反其狄道也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葬者背殯出會經不葬其父更去其葬以責之疏陳世家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篨卒不日卒正文世不日前日以明進此進已明故從卒正例記之不日也邾無月卒者進不進當明不以月疑之也七卒三時四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子說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術來聘季孫行父城

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一曰不雨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之內城二邑杭陽失眾 疏 大夫始專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

世室屋壞 班氏云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 疏 按世今本作大此從五行志班引校改作大者左氏也不日者不可以日計也

世室屋壞者 据新延廏不言壞 **有壞道也** 屋久必壞非人壞之故譏先言屋壞不言壞屋也 **不修也** 宗廟有歲修之道久不修並至于壞譏怠也故春秋修舊不譏 **大室猶世室** 疏 据班固所見本當作世室猶大室也 **周公曰太廟** 梅福說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班氏云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者之居也 **伯禽曰大室**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周公為大廟魯公親盡當去因其初封不遷附于大廟而廟之室不為別立廟故曰室而廟雖百世猶五數也 **羣公曰宮** 羣公四親廟也正廟故言宮武宮信宮桓宮仲子宮皆別立者不在五廟中 疏 据言武宮桓宮信宮

新宮　禮宗廟之事 班氏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遂死敬亡若事存故但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 君親割夫人親春 祭統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後會于大廟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圭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疏 親春說詳御廩災下 敬之至也 祭統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王制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非有造意作爲惟失于修理故急著之以明其失

冬公如晉夫至晉而言如從告廟之辭言之也有別事獨目晉者從重也

衛侯會公于沓沓衛邑公如晉過衛不言如衛如者朝也唯二伯乃言如傳例會者外爲主公適衛會由公起意不曰公會衛侯而曰衛侯會公衛得內辭也春秋除二伯會凡方伯下言會者皆外爲主言及者皆內爲主必于此異文不言公及衛侯者言及皆外地言會皆內地又以見二伯與方伯禮文不同以起其餘也更見如晉有會別國之事略不盡言耳

疏左傳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是衛于晉有兵事也公皆成之故下同盟于新城

狄侵衛狄者何晉也公方會衛又如晉不可以言晉伐故諱之又以下言同宜有所辟疏晉伐諸侯常用狄師善事則舉晉惡事則目狄主名有異同其實則一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盟在晉都也凡公如多有事不言此言者因會盟三國且起處父伉也疏文世公三如晉有二盟以此可見如多有盟也

還自晉

還者据致言至事未畢也据下言至自晉知事未畢言還者起不在晉言未畢爲晉事出雖會鄭伯不敢以爲遂事自晉据致言自晉事畢也据與致言自晉同是事畢爲晉事出還在鄭國也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衛侯鄭伯皆不期而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邑也公還經鄭鄭伯會公如衛侯會沓此爲遂事也疏左傳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十有四年疏周本紀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久之不以會致者大如晉也

邾人伐我南鄙伐方伯譏邾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報上伐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葬者失德也昭公桓公子爭立不正既立不修桓公業有事諸侯以擯楚荀

王自踐土一盟凡諸侯之事皆不與焉而狄人四侵之不能禦此不交諸侯而自惰之所致故春秋終惡其敗先人之業致此夷狄交伐故此十九年中齊國不專記事雖大夫記內如狄狄侵而已卒而去葬特著其過【疏】齊世家昭公立十九年子舍立

此不正者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此會有陳許以下十二同盟至昭十三八十六年中皆無陳許絕二國于夷狄也同盟皆記災記戎狄侵伐之國大國齊晉宋次國魯衛鄭小國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三國爲同盟不見中國夷狄外會詳楚秦吳蔡陳許五方伯一卒正餘均不言略【疏】新城鄭地自此同盟至襄三年凡中國無論大小不之也雜外州國及十九國外者多言同盟桓爲尊周晉爲外楚二伯消息升降之道也盟下日者同月也

同者 据幽陵有同也 据自齊伯以來諸侯累盟皆謂同惟有不言同外州國及不敘事者則雖有盟只以會見不許以同盟也不然則以事見如伐秦城杞是也貴是同盟故三傳皆以同盟爲說也 同外楚也 此晉言同

盟之始以下言盟者必言同也此中國之伯外尚有夷狄二伯之辭也春秋隱桓莊五十年無伯春秋之始也莊閔僖文五十年楚伯未盛不言同盟以天子諸侯皆在是也文十四年至昭十三年晉主中國楚主夷狄言同分中外之界也言同盟起外吳楚昭十三年以後至哀十四年不言同無伯之辭春秋之終也 疏 晉之同盟無蔡則蔡已入之夷狄會矣新城以下不言陳許以為由此會以後遂以二國歸夷狄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劉子說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盈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弒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彗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陳鄭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戎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 疏 劉子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

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集解引

孛之爲言茀也劉子云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生也內不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逹逹者亂之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孛孛者猶有所防弊有所傷害也其曰入據孛子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北斗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入其魁中也斗有環域也因有環域乃言入東方泛言故不言入疏不日者孛日久不以日計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失嫌也

是郤克也據納蒯聵言趙鞅疏左傳作趙盾公羊作郤缺當時或三卿並將各言一軍或各據所聞經無明文三傳各異然其說則同此小節不足爲異其曰人何也不稱師猶當言將微之也據以下人皆貶辭何爲微之也疑以弗克微之弗內辭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五百乘動衆也不言

帥師不許有師師也【疏】據晉有四千乘傳亦謂邾魯爲千乘之國晉言五百乘者出軍之數五百乘則五萬人不爲不多矣縣地千里邾在魯南晉在曲沃以地望計之千餘里過宋鄭宋近魯徐州國鄭近晉冀州國滕薛據此則滕薛在魯西北夐入千乘之國邾卒正有千乘者計所統徵晉三十國之數也卒正統三十國故以小邾盛坿庸見焉【疏】據左傳邾賦四百乘所賦者四百乘則計其自徵于小國軍數當得近千矣邾本國只得百乘然統三十國百里者四七十里者八五十里者十六強其兵數統計當得一千三百乘合七卒正共得九千一百合之方伯爲萬乘矣欲變人之主欲出貜且立捷菑也至城下據言邾是已至城下然後知知謂知貜且正捷菑不正而自退邾小國晉弗克納是晉自退何知之晚也譏其不審而輕于舉兵以弗言者許悔過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據伐齊納糾言伐克能也不能納是力自屈于伐然後可言弗克弗克其義也郤克至邾知捷菑不正自反而去非以兵力見屈故不言伐而義不能勝故言弗克以譏其失捷菑晉出也晉納之知晉出貜且齊出也劉子云貜且齊出也顏師

古云文公之子貜且正也据貜且卒知已立納不正知貜且正捷菑不正也弗克納言弗內辭不納得內是不正可知疏主書譏晉不慎于始而許其悔過亦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卒于外例地國卒于本國乃地地踰竟以國爲重不舉其邑名諸侯在外踰竟不日此日者內外異辭也桓昭在外皆日也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大夫國體重其死乃卒此已奔無與于國故無取于志如慶父不卒是也去三桓春秋許之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爲十五年歸喪錄其本也其地据大夫卒不地於外也已踰竟則地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商人子舍爲叔父封君之子盡臣諸父昆弟已立故稱君疏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而愛百姓百姓悅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爲懿公懿公桓公之子也其母曰密姬言此以著齊桓嗣子之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與弑成君同疏奚齊言君之子成舍之爲君春秋決嫌明疑不能言齊子其子也疏按未踰年不繫父當云齊子或云其子言齊子則不能加于其臣言其子則嫌爲弑者之子故傳無弑未踰年君正稱所以別嫌疑也以奚齊繫之于父言君之子如父在之辭舍則以成君目之皆以辟不明也異義公羊說以奚齊爲正繫于父左氏以已葬稱君舍爲已葬皆不得經意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舍正得立不予以君辭嫌不正不正而弑則商人之罪輕故成舍之君以重商人之罪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據州吁以國氏知商人嫌者以下見弑知嫌不以嫌代嫌也舍未踰年未成君嫌也商人弑舍自立二者皆有嫌辭成舍之爲君所以辟舍之嫌也商人不去公子所以辟商人之嫌也其君已正乃以嫌起弑者之罪上下皆嫌上成其君下成其臣然後弑罪明而君臣正舍未能成君而成之則不能不使得臣商人也舍之不日何也據弑君例日未成爲君也不日以起實未成君明其不以嫌代嫌之意

宋子哀來奔劉子說宋子哀出奔元年日食之應疏左傳以宋子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與祭仲爲祭封人鄭以爲卿文義相同然則子哀者宋之監者也周初封三監以監殷則監制原從王後而起王制子方伯立監而王後無其文當据左傳文以補之者也

其曰子哀 疏 一說以子哀爲世子君在言世子君卒乃言子爾 失之也 謂師說失傳公羊所謂無聞焉 疏 一說失之謂失國也傳以稱官爲無君之辭世子不言世亦無君之辭言若宋公已卒其子出奔然鮑結黨逐世子宋公不寤卒有被弒之禍弒君皆有所見此亦見也

冬單伯如齊 如齊者以王命請子叔姬也齊弒舍魯人請叔姬歸在道淫齊乃執之不書子叔姬歸齊者常事唯言如有所譏乃出其事 疏 按此與莊世單伯別一人字伯者長也如秦鄭皆字伯

齊人執單伯 使臣出疆以國事執稱行人明上累之下不辱其官執以私罪則不言行人公罪寬而私罪嚴所以責之也

私罪也 据不言行人 單伯淫于齊 据與叔姬同執知淫于齊此非送女道淫蓋請叔姬歸而道淫

齊人怒乃執之齊人執之人眾辭討有罪也主書者以魯使人不慎貽羞國家

齊人執子叔姬疏公羊師說以爲子叔姬新嫁于齊按九月齊方弒舍子叔姬嫁于舍則舍已弒嫁于懿公則九月方弒舍自立不能急于婚魯左氏世家以子叔姬爲舍母是也

叔姬同罪也据與單伯同執知罪同不言及者非夫婦男女之際不可言及再出齊人使若異罪然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不合三年之數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者何華孫如仲孫謂華耦也稱孫者明爲督之孫弒賊子孫當討此華氏初見經前弒不氏以辟此之再見再見而初言孫明此爲華氏子孫以起督之不氏以辟不討賊再見之義也說詳左傳補證

疏齊言仲孫不名歎宋言華孫不稱耦惟大國大夫尊故有不名之例

司馬官也五官司馬爲雎鳩其以官稱官稱謂不名經無舉官之例惟宋司馬司城見無君

之辭也華孫不名如齊仲孫疏鼂殺公子卬以華孫主兵主司馬以趙其代卬也宋公不能治其國華孫故不從恆辭不日者來盟不日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再發傳者王者後也來盟惟二伯方伯不言小國者小國無大夫絕使文故不言來盟也唯齊宋衞鄭楚言來盟

夏曹伯來朝天王喪未三年行朝禮左氏以爲私者葬已而後朝聘以修五命不譏也志之以明葬後踰年可朝也此與邾人牟人莒人來朝相比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大夫喪不與其接內也當使其家自主之疏大夫卒于外言歸喪于竟內不言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劉子說後宋齊莒魯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單伯至自齊

大夫執則致据意如至自晉致致則名据意如婼致皆去氏此其不名何也据如如至皆稱單伯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天子所命大夫爲監者天子大夫例稱字不如內大夫致則名且伯舉字故不去氏也据是則見于諸侯不純臣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新城之盟不敘蔡此討之也蔡近楚受楚禍深不與中國通春秋夷之以其爲徐州伯楚屬得以夷狄治之夷之從小夷故不書事自此至成八年乃以欒書侵書不記事惟記中國侵入之而已日入滅辭也安心從楚待之如亡國【疏】蔡世家莊公甲午立三十四年卒于蔡文公申立是年晉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上言狄侵此何以目齊上之狄之謹始且以此之齊起彼狄非狄也晉伐齊諱之齊伐我初亦諱之也其曰人微之也

其曰鄙鄙周禮所謂都鄙鄙左傳越國鄙遠春秋之世列國屬地稱爲鄙鄙故秦楚鄙地有在山東者遠之也

其遠之何也據哀公世不遠不以難介我國也文世外諸夏內本國

季孫行父如晉齊自僖二十九年以後不與諸侯盟會前伐我經書狄此又伐我故往愬于晉故下為扈之盟謀伐齊也自成公以後齊乃從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不言諸侯言諸侯必言同盟也不其日諸侯略之也言同盟有陳蔡許而無齊魯故不言也【疏】不言公者為齊難公未行也齊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月者隱之也

其曰子叔姬據公弟叔賢不言子貴之也有罪猶貴之親之也其言來歸何也據以來屬齊人歸屬子叔姬與出異文父母之於子公姊妹以父母言之者明公當念父母心恩養之不可使失所也雖有罪猶欲其免也婦人有七出之道也班氏云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

一體榮辱相及故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桓寛說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匿豈不欲無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從律有親屬得相容隱之令 疏 按內女出言來歸此未成婦道而出故變文言歸如無罪然所以釋叔姬之罪也

齊侯侵我西鄙扈之盟不能伐齊取賂而還故齊人又伐我也遂伐曹入其郛因我事伐曹討其來朝也遂繼事也

十有六年 疏 年表曹下云齊入我郛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齊師至陽穀使行父行成陽穀內邑 疏 据下日不視朔公有疾與齊平使季文子會齊齊侯不肯盟

弗及者据莒人言不肯內辭也据公追弗及弗爲內辭行父失命矣据下遂復盟得盟知命

此失齊得內辭也行父受命而不能專對二國之交不睦至改命使遂盟乃得成言弗責行父也如齊

侯欲盟而行父不可盟者然論語曰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天子告朔于諸侯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据不視朔者可以視也公不臣也据不奉天子之朔以公為厭政以甚矣据言四也一不視猶譏五月四不視唯正月視甚其怠慢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大夫盟例日

復行父之盟也行父失命不得盟齊師至師丘更使遂為之盟**疏**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劉子說泉臺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有蛇孽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為害也

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弑文公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

喪不貳事王制曰天子達庶人喪不貳事疏鄭君說貳之言二也此謂未葬以前當爲喪事是謀不應兼及外事葬已後禮稍除貳事喪未葬而毀臺緩喪也禮當守殯更爲他事不以喪爲急毀臺猶譏則背殯出會者可知從小以謹大者按王制天子達庶人喪不貳事云云鄭注截庶人字下屬以爲庶人乃不貳事傳以說諸侯知非庶人禮且庶人則不能不貳事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躋僖公不憂雨以夫人禮待妾母喪又貳事故曰多失道自古爲之公羊以爲先祖爲之今毀之公羊以爲卽郎臺不書者見者不再見不如勿處而已矣公羊處作居疏桓譚說以爲揚先君之惡子爲父隱但當勿處不可毀以彰惡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巴庸者梁州國秦者梁州伯此秦取庸何爲以楚主師楚大爲伯統夷狄故以楚先秦也事實秦主之經則以楚主之也疏梁亡秦滅之入鄀在秦滅之滅庸盟蜀皆有秦在知巴庸蜀皆在梁矣夔麋楚滅以楚有梁地也春秋秦自殽以後戰伐攻取皆在梁州不在東諸侯左傳所云知秦之不復東征矣秦與晉仇與楚和分滅庸地自

此以後楚秦連結晉伯衰而楚氛熾不日者從變例從國不日遠乃時之春秋蜀庸夔巴今四川地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弒者鮑也不言鮑者不葬賊未討下有鮑卒知鮑也宋人猶言舉國皆鮑黨宋公不知卒有弒禍不葬者賊未討不日者如未成君然所謂無君也 疏 宋世家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于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据左傳此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 疏 宋世家文公元年晉師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秦荀林父以諸侯伐宋討弒宋及晉平此大夫也人之者不能討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之母 疏 九月而葬左氏云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師邱已盟此再伐我惡齊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及內爲志穀魯邑爲齊所得故言及又致也

諸侯會于扈此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晉宋衞蔡陳鄭許曹也不敍者略之取賂而還諸侯無功也不言同盟以有陳蔡許也三會之皆不列數晉無伯道故諸侯叛之卽楚**疏**左傳又會諸侯于扈將爲我討齊皆取賂而還

秋公至自穀離會致地參國以上乃以會致在內不致穀爲侵地故外取邑不志下城穀者侵地歸反也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魯世家十八年二月文公薨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

臺下非正也公寢疾當于路寢正終今在臺下比小寢猶失禮泉臺下也

秦伯罃卒此秦康公也穆公何以不卒因其用殉不卒于此卒康公以見穆公之削也秦初卒**疏**秦初卒時起狄秦也終一日者非眞夷也五卒皆時徐彥云穀梁傳作秦伯偃秦世家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劉子云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辱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鞭扑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扑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疏齊世家懿公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衛立之是為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辟齊亂故在衛弒舍而立四年遇弒按不葬者賊未討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世子弒而葬者其事已明也舉諡而不言會葬者一見已明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何為同行同謀賂齊以行弒也疏魯世家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齊弒而聘之同弒者也

使卿為使舉上客卿而不稱介大夫為介介卑不書疏據出使但言正使不言大夫介者下大夫下大夫不見也不正其同倫而相介同為正卿而同使于齊非同使也公卒同謀立宣直言而

惡見故列而數之也不言及以起二人同惡相濟倚齊弒赤而立宣歸賂于齊皆二人謀也

冬十月子卒班氏曰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疏】般曰此不日者閔不即位有所見宣即位無所見故曰傳日有所見則不日

子卒不日据子般日故也故弒也不稱弒諱也日例有月者明不日也時者變之甚也【疏】魯世家冬十月襄仲弒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

夫人姜氏歸于齊劉子說子赤齊出夫人姜氏子也【疏】魯世家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惡宣公也子卒夫人歸知以子卒歸宣公母頃熊異姓媵也宣公長弒子赤大歸夫人姜以尊妾母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春秋決嫌明疑以釋人惑常于嫌得者見不得人所素明不加貶絕故曰美惡不嫌同辭凡其事美惡易見則無事褒貶以見義故如恆辭雖是非不定美惡相嫌則加貶絕以解疑惑夫人姜氏大歸

不加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夫人歸于齊此必加貶絕而後罪惡從之者也

哀姜大歸宣自立其妻母熊氏為夫人姪娣者姪娣同姓女三人二國異姓六人不孤子之意也恐一人無子故備姪娣又孤獨也謂有子不得以自私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劉子云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恐一人無子故備姪娣又不宜公姪娣之子公子遂殺嫡立庶以妾子而逐適母謂有子不得以自私疏班氏曰諸侯一娶九女重國繼嗣也九者法地有九州私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娶一者妨淫佚也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妒嫉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君子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一曰就賢也

季孫行父如齊為遂得臣所使

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莒無大夫也眾弑君之辭稱人則為如大國稱氏名之例不日者卒正始卒不日也

不葬者夷狄全不葬且莒無謚也莒始卒其君事詳
下皆月此時者莒小夷也吳卒皆月楚卒皆日疏魯語

春秋補疏文宣成三十八年取九數二九十八合上經下經
中部之數三公五十四年合桓公十八年合七十二候
之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五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